

## 副刊



世上最凄绝的距离是两个人本来距离很远，互不相识，忽然有一天，他们相识，相爱，距离变得很近。然后有一天，不再相爱了，本来很近的两个人，变得很远，甚至比以前更远。——张小娴



## 中国式苦难的寓言

震后的废墟，水泥板的一端压着姐姐，另一端压着弟弟。救援者只有能力救活一人，如果你是母亲，将如何抉择？这是电影《唐山大地震》留给人性的一个难题。当徐帆扮演的母亲，无助而绝望地吐出“救弟弟”三字时，石板下的姐姐，也在黑暗中陷入了同样的无助和绝望。23秒钟的一场灾难，带来了一个家庭32年的生离死别。对他们三人来说，活下来只是这个故事的开始。

这注定是一道无解的难题。母亲难以逃脱自责的负罪感，女儿也无法面对母亲放弃自己的心灵创伤。这里的无解，并不是故事的无解，而是人性的无解。人类如何才能修复这种因灾难或苦难带来的人性扭曲？这是冯小刚拍摄《唐山大地震》时，一直在真正面对的难题。父亲死了，眼睛永远地闭上了；母亲和女儿虽然活了，但内心的伤口却一直张开着。人们在电影院中流下泪水，不仅是为这对母女，更因为灾难

对生命和人性的伤害与扭曲。

近百年来，中国有太多的苦难和灾难，被遮蔽在人们的记忆之外。除了早年的《芙蓉镇》等很少的几部电影，人们几乎已经遗忘了，该如何用电影来表达苦难对人性的伤害。苦难在公共话语中的失声，使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直面不幸与悲伤的能力。无论天灾还是人祸，让经历苦难的人发出声音，不仅是对那些受难者生命的尊重，也意味着将那些个体的苦难记忆，转化成民众可以用来自我教育的公共记忆。它其实也是民众间寻求文化认同的一种方式。这种记忆对一个民族，是最为重要的精神财富。因为对历史的苦难记忆越深刻，就越能警示人们提防这种苦难的再度发生。

我记得早年看过一部电影，叫《苏菲的选择》，也有类似的故事核心。那部电影说的是一个母亲在纳粹集中营中面临的抉择，是把儿子还是女儿送入毒气室？母亲

叶匡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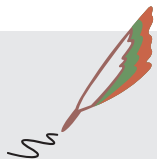
留下了儿子。但那部电影中的母亲，最终并没有走出苦难施加给人性的困境，以自杀离世。《唐山大地震》中的母亲通过惩罚自己实现的自我救赎，倒像是对那个波兰母亲苏菲的回答。母亲对女儿说：“我要是过得花红柳绿就更对不起你了”，因这种自我救赎，所以这部电影有了一个温暖的结尾。

没有人能预料到，苦难或灾难会在何时何地发生，它往往在人们最无提防的时候，突然来临，就像汶川和玉树地震一样。不愿面对伤疤和苦难的人们，却要以这种更残酷的方式，来面对历史的苏醒。苦难的受害者，并不只有那些受伤害的个体，而是所有人的共同人性。所以对苦难的揭示和记忆，也是一种对创伤的安慰和对人性的追寻。《唐山大地震》就是这样一部寓言，它用一个带着体温和血泪的故事，让我们重新看到了在苦难重压下人性的尊严。

那些死亡者的生命不会回来了，那些



受难者失去的青春也不会回来了，但这种对于苦难的聆听和见证，会让我们对现实始终保持一份清醒。实际上，在这个年代，做一个对苦难历史的记录者和见证人，也是一份骇人的行动和责任。



## 蝉声中的禅意

刘耀兰

三个月就又面临死亡。蝉在地下是吸树汁而生的，回到地面也是靠树汁延续着生命，是树给了它生命的源泉，它清亮的鸣叫就是对树哺育之恩的由衷敬意和深情的赞颂。李商隐还认为它是“本以高难饱，徒劳恨费声”。把蝉这竭斯底里的歌唱说成是徒劳的清高。

要我说，任何生命都有知恩必报的天性，像蝉那样奋不顾身，哪怕是生命的火焰就要熄灭，也要用深情嘹亮的歌喉驱逐树的孤单，反哺着树的生命。凭它的力量只能如此，做到这样已是极致。世间生物除了蝉还有谁会这样深情？还有人，我们生存的空间，什么时候能离开树林？饮食起居，建房筑屋，造船修桥，就连呼吸的新鲜空气，哪一样不是由它提供的？可人类给过它什么回报？除了一味地索取，就

没有做过一桩利它的事。

“知……”蝉还在鸣唱，结尾在我听来却成了“变徵”之声，听这种调式，就能体验到生命无奈而又苍凉的大空虚。蝉鸣起调后一直是呈高昂的变宫调式曲调，最后在停下来时却不知怎么这样颓废，这样悲壮苍凉。古代把音律称为宫商角徵羽，再加上变宫和变徵，就成了七音，以它们其中任何一音为主调就构成一个调式，表达着不同的感情色彩，恐怕没有什么调式比变徵更能体现这种落寞人的心境了。

我起身抚着院墙，塌陷的院子下段那青色的砖，湿漉漉光滑滑的，不知有多长历史了。手从上面抚过，不知是哪个朝代的印痕刻在了手心皱纹里，脚踏在墙边的黄土地上，我抬头再看看这棵大树，它即

使只有几十年的树龄，可不也传承着先辈们的基因，不就是亿万年的精灵吗？“不知春秋”的蝉鸣，不就是古时的语言，不就是后人再也难以听懂的平平仄仄吗？此时我竟会逾越在时空中，穿梭在历史的隧道里。生命中总会有一种声音要时时提醒你。无论是多么高蹈或多么卑微的生活，总会面临生命中不绝于缕的追问。那蝉的“变徵”调不是在提醒你面对生命无奈的结局时，该思考一下生命的意义吗？活着该如何把生命的亮度拧得最大？是像蝉这样声嘶力竭地歌唱吗？

蝉儿虽小，只三二月阳寿，那歌声竟这样充满禅意。人活着，时常得反省一下，在有限的生命里，是不是该像它那样做自己的本分，回报有恩于你的人和天地。



## 孔子的太太

金陵客

孔子的太太是谁？恐怕许多人不知道。《论语》记载孔子的言行，没有一个字涉及他的太太。历朝历代研究孔子者甚多，也没有看到有谁专门研究过他的太太。对许多人而言，这个人似乎不存在。但是孔子肯定有太太。因为，《论语》记载着孔子教子和嫁女的事。既然有儿子有女儿，可见孔子一定有太太。

第一个提供孔子太太信息的人，是三国时代的王肃。他在《孔子家语》中简略地写了孔子生平，有这样几句话：“孔子三岁而叔梁纥卒，葬于防。至十九，娶于宋之亓官氏，一岁而生伯鱼。”这些话让我们知道，孔子结婚年龄为十九岁，太太的姓氏为“亓官氏”，婚后一年，他们就有了一个儿子。可以说，王肃的报道算是比较全面了。

其实孔子太太一生一定很有故事。王肃没有写，读者却可以想。历史记载，孔子三岁丧父，十七岁之前丧母。尽管孔子有九个姐姐和一个哥哥，他们却均属同父异

母，孔子的哥哥孟皮还是残疾人。孔子能够娶妻，有没有得到哥哥姐姐的帮助？看来，可能性不很大。一个“贫且贱”的孤儿，能够依靠自己的能力娶妻生子，除了说明孔子自有其过人之处外，却也证明，那个当初看上他的姑娘，确实好有眼力。

这位“宋之亓官氏”姑娘，到底看中孔子哪一点，她自己没有表白。分析起来，最主要的一点，我恐怕是她认为孔子迟早能够出人头地。因为坚信这一点，她嫁给了孔子。事实上，他们这段婚姻的开头几年，还是很能够证明这一点的。生了个儿子还有国君赐鱼，在她看来，恐怕真的无比荣耀。不过，孔子实在不是那种官场混混式的人物。等她发现并确认这一点之后，她已经跟在孔子后面吃了多年的苦了。这种苦日子终于过不下去，她对孔子青云直上的信念终于破灭，她也离开了孔子。

历史记载，她去世后，儿子伯鱼为母亲服丧一年，期满之后，念及母亲一生的

不幸，依然禁不住伤心落泪。孔子知道后说：“嘻，其甚也。”有人这样理解：孔子不以为然的原因是“礼”，按照“礼”的规定，对已经改嫁的母亲的去世，是不能这样尽情伤心的。我却认为，孔子不是一个没有人情味的人。太太虽然离异了，谁敢说，在孔子心里，就没有一点对太太的怀念之情呢？

在我看来，孔子婚姻失败，最可能的原因，是贫穷。鲁迅曾在文章中说：“孔子把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，但不知道这‘女人’是否也包括了她的母亲。”我却知道，这一定包括了他的妻子。所谓“难养”，不过是一句大实话。首先，这个“养”，必须有相当的物质条件；其次，这个“养”，同时必须具备必要的精神条件，可以猜测，除了物质上的需要，孔子的夫人也更需要感情上的呵护、志向上的认同。然而，孔子是轻富贵的人，这让夫人感觉看错了人。

孔子太太大约死于公元前485年，十

多年后，孔子去世。司马迁记载了孔子去世的盛况，却没有一个字说到孔子夫妇合葬。这大约是因为孔子太太没有能一直陪伴孔子。其实，在这个问题上，孔子倒真的开明得很。他的儿子50岁先他而去世，儿媳妇随即改嫁，没看到他老人家说一个“不”字。一直到宋代以后，在孔庙大成殿后建造寝殿时，人们才开始想到她。从此，她才作为专职的“至圣先师夫人”，和她的前夫一起被人供奉在那里。

